



物资局记忆

□ 阴元昆

在聊城市城区东昌路与柳园路路口东南角,摩天大楼鳞次栉比。每当我从这里路过时,都会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,寻找那个早已消失的机关大院——物资局的踪迹。我们一家曾在物资局家属院住了12年,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童年记忆。

1958年,我们一家人从东阿来到聊城市城区。1962年,我随父母到了专署(后改称地区)物资局。那一年,我才5岁。我记得,当年物资局的大门朝北开,进门后大道中间有一个圆台,台子上竖着一根旗杆。这条南北大道把院子分成东西两部分,大道西边是局机关的办公区,有四排平房,平房中间南北贯穿一条砖铺的小道,大门口有条斜路与这条小道相连。办公区第一排东侧是会议室,会议室前边有一个高高的井台,井台南边的墙外就是家属院。井台的西边,也就是局机关的西南角有一个小门,门外有一条向南的斜路,与家属院的西门相连。

局机关院内大道的东北角,种着一大片果树;果树南边,也就是会议室的路东,是伙房。再往南,路东是仓库区和货场,路西墙外就是家属院。

刚搬进家属院的那几年,由于院里没有水井,所以家属们只能从那条斜路穿过去,到局机关那个井台上去挑水。井台上有架水车,水车上有根木头杠子,必须一圈一圈地推,才能把井里的水打上来。后来水车上的弹簧

坏了,无法固定齿轮,下边管子里的水产生强大引力。我和几个小伙伴把水桶里的水推满以后,迅速卧倒在井台上,木头杠子飞速向后旋转,呼啸着横扫井台,直到管子里的水退尽,水车才会停下来。我们则哈哈大笑,觉得非常刺激。

那时候,我们家里负担重,生活困难,父母就托人让我到局机关的仓库里干临时工。仓库区共有两排高大的房子,房子南边是货场。对于大墙外边这片区域,我们这些孩子们感到很神秘。我们经常翻过墙头,在这片区域寻寻觅觅,有时会在土里挖出带有交叉旗帜的大铜钱,有时还能在院子里捡到过去的钱币和纪念章。

1972年暑假,我到仓库里去干临时工,那年我已15岁。仓库里边全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废铜烂铝,我在仓库管理员的指挥下,把麻袋搬来搬去,对它们进行查验登记。我注意到,麻袋里装了很多带有交叉旗帜的大铜钱,其他人都抓出一些大铜钱来,放到桌子上玩。我也感到好奇,抓了一把,开学后拿到学校里,分给同学玩。

1973年暑假,我参加了局机关院内那条南北大道铺设沥青路面的劳动。上工前,在仓库西边路中间点名时,工头儿问我:“多大啦?”我回答:“16。”邻居家小伙伴笑着学我:“石榴。”那时修路没有机械设备,全靠人力。在炎炎烈日下,我用铁锹铲着沥青和石子,挥汗如雨,最后累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。



20世纪70年代初,作者母亲(后排右二)和物资局家属院邻居合影

1974年10月,我已经17岁了。局机关动员青年上山下乡,我和小伙伴培军都报了名。局机关在会议室西边的单间里召开了欢送会,局领导对我们进行了鼓励,我们也向局领导表示了决心。局里还为每个下乡知青发了一个绿色军用挎包,作为纪念。家属院邻居家的女孩淑华,还送给我一个笔记本,扉页上写着:“你向西,我向东,志在四方干革命。”也就是从那一年的起,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,我们家搬出了物资局,到别的地方去居住了。

关于物资局,我查阅了有关资料。1958年8月,聊城专署计委物资分配供应局成立;1960年7月,改为聊城专署物资局;1972年3月,改称聊城地区物资局;1994年2月后,改为聊城地区(市)物资集团总公司;2002年7月,改为聊城新开集团有限公司。它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。

时过境迁,沧海桑田。昔日物资局的踪迹已无法寻觅,但它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老扁担



20世纪70年代,在茌平县三里庄挑水的济南知青。(摘自《聊城图片百年》)

□ 马奎秋

老扁担,也叫水担杖。它的构造极其简单,主要是由一个长条形的硬质扁木板和两端带钩子的铁链子组成。它曾是鲁西农村生产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劳动工具,也是乡亲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忠实的朋友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户家大都没有手动压水井,当然更没有用电机抽水的地下井。那时,每个村里都会有一两眼土井,也就是村民为了吃水在村头儿或村中某个角落里挖的土井。那土井,大约十米深,井口呈圆形,四周都是用砖砌起来的,井台子即井口是要高于地面的,也是用砖砌起

来的。日常用水时村民就到井里去挑。清晨是村民用扁担挑水的高峰期,行走在街头巷尾,你会不断地听到铁水桶在链子钩上晃动的“吱扭”声以及担水的人们互相打招呼声。一年四季,寒来暑往,挑水扁担就没有停歇过,可以说它是帮助村民吃水的功臣。

麦子发黄快要成熟的时候,扁担再次承担起它的使命。地里成熟的麦子用镰刀割了以后,需要用地排车运到场院里,再用牲口拉着石碾碾轧。场院呢,必须平整且不能有杂土,这就要求在麦收之前对场院进行清理,即耩场。耩场前必须用水把整个场院均匀地泼洒一遍,即泼场。这时,扁担就有了用武之地。耩场之前,同一个场院的村民会联合起来共同完成泼场的任务,有的用扁担挑着水桶去池塘挑水,有的在场院里泼水。此时,水桶“吱吱扭扭”的晃动听、泼水声、人们的谈笑声以及顽皮孩子们的追逐嬉闹声,勾勒出村民齐心协力迎接麦收的欢乐祥和生动图景。

麦收过后,地里种上了玉米。等玉米棵长到膝盖高的时候,就到了村民用扁担挑着积肥给玉米棵施肥的时候了。那时化肥还很少,要想买上一两袋子氢铵或尿素什么的,得托关系找熟人才行。当时每家院子里都挖有

一个深深的大土坑,用来积肥。锅灶底部的柴火灰、打扫出的土质垃圾、牲口排泄的粪便、土坑里的黑色土坯等,都是村民眼中上好的钾肥。村民用地排车把这些沤制好的土杂肥运到自家地头,装到篓子或铁桶里,再用扁担挑到地里,用小铲子锄起来放到玉米棵的根部。几场大雨过后,这些积肥就充分发挥出作用,不久你就会发现那些玉米棵变得粗壮有力,而那宽大的叶片也是黝黑黝黑的,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壮劲儿。

夏天是多雨的季节,村头的池塘或小沟里早已被雨水灌满了。田里的玉米棵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,田垄里同时也长出许多杂草。那时候还没有推广除草剂,田间的野草只能靠人工来除,要么用手拔,要么用镰刀割。村民将这些草用扁担挑到家里来并用铡刀切成段,然后装到篮子里再用扁担挑着去池塘里淘洗一下,之后再挑回家喂牲口。这样的草料干净易消化,养出了一头头健壮的牲口。

社会在发展,科技在进步。如今的农村,相比于上世纪,科技的元素闪耀在田间地头、大街小巷以及家庭居室,像扁担这样的老物件已圆满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,被尘封起来,但是关于扁担的那些记忆,却永远留存在我心中。